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萬花樓 第五十一回 包待制領審無私 焦先鋒直供不諱

君王退駕，文武官員各散，只有龐國丈回歸府內，心煩不悅，惱恨包公。孫兵部也是愁悶沉沉。國丈只因做禦狀主唆人事，關係非小，孫兵部只因兄弟難免國法之誅，兩人都是心環鬼胎，坐臥不寧。當時國丈即差家丁兩名，前往打聽包拯如何究辦，好歹也要報知。這且按下慢表。且說包公回轉衙中，將君王所賜寶貝之物，敬謹收藏，即差張龍往天波府請發焦廷貴，又命趙虎速往沈府去請尹氏夫人，薛霸立拘李沈氏，董超帶上犯官沈禦史、孫武前來候審。各各奉差而去。

單表天波府內先有旨意敕發余太君，眾夫人得知大喜，焦廷貴聞知心中更是快活，正要打點抽身，又有包公差人邀請。當下焦廷貴別了余太君和眾位夫人，與張龍徑往包衙而去。有趙虎往禦史衙請至尹氏夫人，一肩小轎，抬至包府。單有原告李沈氏並無下落。薛霸稟明包公，帶出沈國清，問他沈氏現在何處。沈禦史想道：此件案情，經了包黑子之手，必要追究唆訟之人。吾妹子乃女流之輩，被他恐嚇，用起刑來，可當熬不起，而且還要招出國文來。也罷，吾今拼著一命，以免牽連國丈，又可出脫了妹子。主意已定，因道：“包大人，那李沈氏本非汴京人氏，犯官訊問後，即行釋放了，目今不知去向，犯官那裏得知？”包公聽了冷笑道：“你還想瞞誰？”沈國清道：“包大人，犯官那有欺瞞？果然釋放他不知去向了。”包公喝道：“胡說，這李沈氏是你同胞妹子，況且此案未曾完結，你如何將他釋放，顯見是你將他藏匿過，少不得嚴究起來，不慢你把他藏到那裏去！”立即吩咐坐堂。

一聲傳令，衙役人等列於兩行，肅靜威嚴。當時包公坐於法堂上，傳令請尹氏夫人上堂。當時若問呈狀，李沈氏乃是原告，論陰告，要算尹氏是原告。凡聽審情由，先要問原告，只因尹氏是位誥命夫人，更兼諫夫保國，甘心自盡，不是罪犯，乃是賢良德婦，是以包爺不敢怠慢他，隨即傳請一聲。尹氏一至法堂，低首曲腰，早有左右兩丫環將蒲扇與夫人遮臉，尹氏道：“大人在上，再生婦尹氏叩見！”包爺起位，雙手一拱道：“夫人身叨潔命，本難褻讀尊嚴，因在法堂之上，權且告罪有屈了。”夫人道：“賤妾已登鬼錄，今得餘生，皆叨大人洪恩。”包爺道：“夫人乃沈禦史之妻，沈禦史是你丈夫，夫君有過，妻難控告，此乃越理之事，豈非夫人先有不合麼？”尹夫人道：“大人聽稟，妾雖女流，頗知禮節。豈不知今日之事，有失為妻之道。惟今日之事，乃國家之事，賤妾略去夫妻小節，而就君臣大節。妾少適沈氏，承叨誥命一十三載，夫妻從來和順無差，是非只為邊關之事而起，容妾再行訴明。”包公聽說出為國家大事、夫妻小節、君臣大節之言，不勝贊嘆。像這樣懂得大體的，不獨婦女中所罕，即男子漢不易多尋。尹氏夫人隨將丈夫幫扶李沈氏呈禦狀事，一長一短訴明，只因此事上回書已經表白詳明，不用重複。包公聽罷，請夫人暫退後堂。夫人告退。

隨即吩咐帶上焦廷貴。這位莽將軍，在金鑾殿上見君，還是沒有規矩，當時他大步上階道：“包大人，吾在邊關，聞你在陳州賑饑，不勝勞忙，怎的又有閒工夫來辦此段案情？”包公見他如此，想來這焦廷貴乃是魯莽匹夫，只裝假怒，二目圓睜，案基一拍，喝道：“焦廷貴，在本官法堂上，擅敢設規矩，令人可惱！”焦廷貴冷笑道：“我在楊元帥白虎節堂，也是橫衝直撞，即前在君王殿上，也是跑來奔去，何況你這小小地段，有什麼希罕！”包爺喝道：“膽大匹夫，休得胡說！”張龍、趙虎二役喝道：“中央供萬歲聖旨牌，速速下跪！”焦廷貴道：“你這官兒要我下跪，無非為著聖旨牌，可發一笑！”一面叨叨，一面下跪。包爺道：“本官今日奉旨追究此案，在別官跟前，可以將真作假的胡言，在本官案下，絲毫作弊也作不成的，須要據實直言。倘有半字虛誣隱瞞，一刀兩段。我且問你，狄青如何失去征衣，如何冒認功勞，反將李成殺害，你在邊關，又怎樣毆辱欽差？即速從實招供！”焦廷貴聽了包公幾句言詞，激惱他性急火發，高聲嚷道：“老包！黑炭頭！人都稱你是位大忠臣，清白之官，原來是個假名聲誣人耳目的。我也知你入了奸臣黨羽，貪了金銀，有忠良不做，要做奸臣。”包公聽了，不覺笑惱參半，喝道：“焦廷貴，不得胡言，到底欽差征衣失去否？快快言明，不許囉嗦！”焦廷貴道：“征衣之事，待我從頭說來，你且恭聽！”焦廷貴由奉帥令催取征衣起，說至被磨盤山劫去。

包公聽至此間，不覺搖首自語道：狄青果也失去征衣，緣何本上並無一字提及？莫非狄青果也冒了功勞？即道：“焦廷貴，狄欽差既然失去征衣，因何楊元帥本上並不提及？難免欺君之罪，據李沈氏所呈冒功屈殺，定然情真了。”焦廷貴聽了，怒道：“你言差矣！我元帥秉公報國，並無私曲，焉肯庇著狄青屈殺有功之人，況與狄青又無瓜葛，豈肯欺君昧己，以益他人？”包公道：“據李沈氏禦狀上，李成箭殺贊大王，李岱刺殺子牙猜，鑿鑿有據，你言狄青之功，莫非你受了他財賄做見證？”焦廷貴挺胸道：“你這包黑炭，真不是個清官了！我怎肯受他財賄，西夏將豈是李成殺的，實乃狄欽差的好仙戲，好手段。”包公道：“什麼仙戲，什麼手段？你且說明。”

焦廷貴便從強盜劫去征衣，與狄欽差中途相遇，同至大狼山討戰起，說至自己挑了首級，在五雲汛上守備府，李成問及首級來歷，說至其間，這焦廷貴住口一想，他倒也粗中有細，直裏有勾，想如若說明自己有冒功之罪，斷斷說不得的。誰知包公見他遲疑，雙目一瞪，喝道：“焦廷貴！因何不說，其中必有隱情。若有絲毫瞞昧，以假作真，且看劍刀！”焦廷貴道：“老包你也欺人太甚，難道說了半天，不許停一停麼？”包公道：“如此須速說來！”焦廷貴聽了，即卸脫哄瞞李成之言，冒功在己之語，卻將被李成父子灌醉，拋下山澗，得樵夫相救等情一一訴說，並道：“李成父子投關冒功，小將回關，方得對質，故元帥將他泉首。那曉得沈氏有此膽量，呈告王狀，我元帥眾人在邊疆，那裏得知，元帥天天排宴慶賀狄欽差功勞，分外敬重他英雄。忽一天韓吏部書到，沈達回關，方知此事。孫武來盤查倉庫，元帥早將倉庫封固，候旨盤查，只因歷年無缺，任何盤潔，有何俱怯？不料孫武這狗官，妄自尊大，一至邊關，今日不查，明日不盤，反要詐取賊銀七萬多，不用盤查，即要回朝復旨。當時只氣得我焦將軍火氣攻天，忍耐不住，將這狗王八一掌打倒。元帥登時大怒，說什麼毆打欽差，國法難容，將孫武與我一齊拿下，打入囚車，備本著沈達押解回京見駕。豈知這昏皇帝不公平，聽了老奸臣烏龜官問供，將我一味夾打。但焦將軍怎肯以假作真？聽憑他們夾打，這奸賊也無奈何，將我送入天牢，想必陰謀私念，妄做假招供，不然這昏皇帝不會將我處斬，幸得余太君上殿，保我回歸無佞府，方保下這吃飯的東西。”包爺道：“你說狄欽差除二敵，用什麼仙術戲法呢？”焦廷貴道：“說來也覺好看。他與贊天王廝殺，不上數合，只聽得空中一聲響亮，飛出一枝兩頭尖小小箭兒，高起雲端，半空中雷鳴一般，小箭溜下，金光圍繞，已將贊天王打撲在地。難道這不是戲法？他又與子牙猜交戰，取出金臉兒蓋在臉上，像跳加官一樣，念一聲無量壽佛，惡狠狠的子牙猜，已雙目呆瞪，身體不動，如泥的跌於馬下。難道這不是仙戲？”包爺聽了一番言語，想道：這莽夫之言，三不對四，究竟是什麼仙戲？然料狄青有此仙術，故得立除敵將。當時吩咐焦廷貴下堂。焦廷貴便道：“老包沒有什麼盤問，我且站在一旁，看你審詢公正否。”包爺命取孫侍郎上堂。

這孫武奸賊，平日惡狠奸貪，如今在老包法地，也自心驚膽戰，打一躬道：“包大人，犯官孫武當面。”包爺道：“孫武，你食了朝廷俸祿，受了聖上恩典，理該秉公報國。即你平素作歹，我也盡知。今也不多問你，只問奉旨到邊關去，為何倉庫不稽查，而反索詐賊銀數萬！你這賊臣不念君恩，只圖利己，欺瞞君上，結黨陷害忠良，倘然屈害了焦廷貴，連那無數邊關宿將也遭此害。若是擎天玉柱被砍折，錦繡江山豈不塌壞？可恨群奸結黨，真乃蛇蠍一般。但今在本官法堂，須直白招供，倘一字支我，刑法也難寬饒。”孫武心想：包拯是個硬官，難以情面央懇。縱然王親國戚，也都畏懼此老。他又審究過幾番奇跡異形的事，即當今曹國舅如此勢力，尚已被他扳倒，何況吾今做了籠中之鳥？如在別官手中，尚可強辯，如今落在活閻羅手中，倘糊塗抵賴，定必行刑。不如及早認供了詐賊，以免刑楚。況賊未人，諒無死罪。但焦廷貴毆辱欽差，不怕包拯不究治其罪。又思卸脫了龐大師，好待他從中庇助，豈不甚妙？

原來凡事福至心靈，災令智昏，若孫武牽連出國丈來，仁宗定礙著國丈，縱然大罪，也要從寬辦理，孫武未必置於死地。龐大師福運很好，是以孫武立下此意，想卸脫他幫助於己，結果反得斬罪。想罷即道：“大人，我奉旨到關，豈料楊宗保將倉庫悉已封

好，說二十多年歲歲虧空，難以徹查，若奏明聖上，還防執罰，要犯官格外周全。只恨我一時錯見，心利他數萬之銀，故不盤倉庫，回朝復旨，只言倉庫不空。當時楊宗保懇求我，願送數萬白金。正說之間，焦廷貴已搶了將來，扭著下官毆辱不休。包大人，但念犯官賊未人手，從寬免究，才見大人洪恩。但楊宗保若無虧空，何故將倉庫預先封固行賂，以免盤查？楊、焦二人豈無欺君之罪？”焦廷貴聽了，大聲喝道：“狗官孫武！”說著又搶進一步道：“該沫的狗囊！我元帥領守邊關二十餘載，一切軍需倉庫糧餉，按例開消，何曾有絲毫虧缺，他乃忠君報國大功臣，耿耿無私烈漢。犯了罪時，不分至厚至親，將士不廢刑罰；有了功時，不論至微至低，小軍定必獎賞。你這狗官一到，即索取賊銀數萬兩，我元帥焉肯送你銀子，奸賊休得妄言！”

不知孫武如何答話，包公如何分斷，且看下回分解。